

陶沙岸

随着阵阵雁鸣，我抵达东洞庭湖湿地。

我在地上行进，空中飞翔着排成一线的大雁，我们在天地间交织出一个无限伸展的“十”字。举目四顾，皆是灰灰的底色，一直涂抹至空中的雁阵。雁融入天宇后，我的视线跌落到地面。

正值雨水。冬天尚未走远，日头欲出未出。洞庭湖袒露出灰褐的胸膛，一汪汪水泊闪着灰白的光。这灰色是因了木叶般撒满水面的银鸥。虽是密密麻麻漂浮着，它们却多是安分的。些许的游移令静水漾动，波光生辉。阳光穿越雾霾，折损了艳色与暖意，变得寡白而柔弱。

那么，日光有些散淡，终究洒下来。堤岸随之泛起喧哗，湖上的空气也开始动荡。原是防洪大堤，如今被打造出步道与观测点。木栈道铺在堤脚，让人尽可能贴拢鸟们。然而，我知道，鸟的灵魂高悬在天空，它是那么远离人类。堤上竖一排高倍望远镜，长长的筒管冲着大湖。人们挤过来，争相把自己的瞳孔贴上镜片，眼光通过长筒，折射进洞庭湖深远处，窥伺鸟的一举一动。水面、滩涂与洲岸的黑鹳、白鹳、夜鹭、白鹤、潜鸭、鸳鸯、白额雁、秋沙鸭、反嘴鹳、小天鹅等无数的鸟们，不知自己已经成为流动的风景，更无从知晓为它们划定了保护边界，量身定做了一个唤为“观鸟”的节日。它们是众目睽睽之下，最为淡定又自由的鸟。或浮游或歇息，遍布在湖中，只可远观不可近玩。梳理羽毛者有之，休眠者有之，交颈亲昵者有之，全然忽略了安置在水岸湖洲中日夜旋转扫视的摄像头。四面八方的人拖着长枪短炮，专为它们而来，千里迢迢，万里遥遥，表达对鸟的亲昵，赴一场关于鸟的盛事。即使连一片羽毛也不能带走。

在东洞庭湖，我目睹了一场鸟群豪壮又奇崛的起落。

也许是水洼边一对苍鹭的突然亮翅，扇动了安闲于水泊中的银鸥。水面猛然卷起一阵风波，数千银鸥一齐冲向天空。这是何等气派啊！旋风骤起，水泊摇动，气流翻涌，猎猎作响。飞翔的银鸥并不远离，而是忽高忽低，忽远忽近，齐整相向，心有灵犀。一如波涛起伏，澎湃不息。它们扭动、旋转、凸显、隐遁，队形瞬息变幻，恰似我电脑屏保的三维曲线。它们是一个阵营庞大的合唱团，嘹亮悦耳，和声婉转，一波一波四处鼓送。这，即是传说中的鸟浪吧。

旋风般的银鸥团队，眨眼飞入广漠的洞庭湖中央，如昙花一现，消失在我的视野里。

湖滩归于寂寥。水泊回复平静。唯有湖中心的航道，水仍在流向天际。时有喧哗骚

动，时又默然不语，一千年，一万年了，也未曾止息。此时的洞庭湖似一帧水墨画，历经沧海桑田，厚重载物，这就该是它永恒的面貌。

原本，鸟才是这天地自然的精灵。没有鸟展翅的蓝天，是空洞的；没有鸟漫游的大地，是呆滞的。

走出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生物科学馆，鼻孔里弥留着麋鹿与鸟带着点霉变的味道。那是标本固有的味道。标本，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幸运，死去，留下身体供人们观赏。而它的同类，死了，则大多意味着粉身碎骨，要么沦为他人腹中食，要么化为尘埃。若我是一头麋鹿、一只鸟、一条鱼，如果不能在大地上奔跑，不能在九天高飞，不能在水中畅游，那我宁愿选择为人充饥，最终融入大地。

三只大雁正飞过头顶。“嘎——嘎——”的鸣叫断断续续，似乎有些急躁，有些伤悲。这鸣叫从我脑海深处缕缕渗出，又似一支响箭直透心灵。它们飞得不高，能分辨出翼展的大小。队形也稀拉，落在后面的那只明显偏小。也许是一家三口吧。它们从西北面长江的方向飞来，飞过采桑湖，飞过六门闸，飞临东洞庭湖浩渺的天空。它们是开启了北归前的试飞么？风是不是知道它们来自哪里，飞越了多少重山水？它们的祖辈是否曾飞经我的村庄？

“嘎、嘎”，两声短促凄厉的雁鸣凌空穿越而来。一只雁如一架中弹的飞机，摇摇晃晃，哀哀鸣叫，终于双翅颓落，径直砸在村前池塘的坳上。二嫂家的黄狗最先冲过去，一口咬住了仍在挣扎的大雁。在那个饥饿的年代，当然轮不到一条狗饱餐。泼辣的大嫂手执竹条，从黄狗口里将大雁抢夺下来。二嫂闻讯从后山赶回，要争回自家黄狗攫取的大雁。两人在地坪中理论一阵，又叫骂一番，大嫂不再理睬还在嚷嚷的二嫂，拎了已死去的大雁，竟自进屋，烧了开水为大雁褪毛。那天晚上，村子里飘荡着雁肉隐约的腥香。我努力张口呼吸，让若有若无的雁肉香味，汤水一般和着唾液，从蠕动的喉管长驱直入。我听得见肚里的胃肠欢快又惆怅地咕咕作响。

然而，不过几天，我便吃到了令我垂涎欲滴的大雁肉。

雪花一夜之间把我的村庄掩盖。那时的雪，热烈而浓重，从来不会漏过任何一个冬天。千里万里，纷纷扬扬，层层叠叠。白皑皑的洞庭湖，显得愈发广漠凄清。

大雁成群，栖息在雪原上，黑乎乎耀眼。是湖床中的一片洼地。寒风凛冽，有雁偶尔探头，脑门的羽毛被吹得立马翻卷过来。高地上瞭望的老雁，充当着哨兵的角色。风雪中，依然倒腾双足，头颈伸缩，东张西望。它知道，在这里，需要提防的天敌唯有人类。可惜，它决然想不到猎人早在它们盘旋降落之前，已经挖就一条弧形堑壕，上面覆盖树枝与雪，人藏匿其中。而上下错落，扇形排开的两列排铤，被枯草与积雪遮蔽，黑洞洞的枪管直指洼地。大雁刚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起飞，这场阴谋

的伏击就已部署完毕。凌晨时分，雁们在饥寒中恍惚，哨兵老雁也将头插入翅膀。此时，下面的排铳响起，一些大雁瞬间被击中，倒卧不起。紧接着上面那一溜铳打响，像一块天大的布匹啪啪撕裂，有幸躲过第一轮枪弹的大雁，刚刚振翅起飞，即遭遇密集的弹雨。

村子睡眼惺忪，却听到了布匹撕裂的刺耳排铳声。狗与人齐齐奔赴洞庭湖。狗在兴奋吠叫，人在喜气洋洋招呼：捡雁去！一些飞不了多远的伤雁、惊雁，纷纷坠落到地面。喷香的雁肉在村里萦绕，一扫饥荒年代的萎靡，欢声笑语，宛如过年。捡得好几只雁的人家，不舍得都吃掉，将宰杀清洗干净了的雁，挂到火塘上，让噼噼啪啪的柴火，熏得满屋腊香。而雁身上褪下的羽绒会灌进枕套，让你通晚做着飞翔的美梦。雁翅上拔下的翎羽，根部犹带着血迹，集起来，能编制出一把诸葛孔明手中的鹅毛扇，让孩子们好一通显摆。

那些灵魂被饥饿吞噬的日子早已远去，猎人退出江湖也是许多年前的事了，大雁已然成为保护动物。站在岸滩的人，隔着水泊凝望水中与彼岸的鸟群。近处，浅水上的薄冰正在慢慢消融。年复一年，数百种候鸟聚集于东洞庭湖。如果我是一只当年的大雁，我想象不到如今的日月。可是，我依然不会按着划定的安全路线来来往往，也不会圈定的范围里生息。

大雁有大雁的向往。

大雁不是鹏，当然不会“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”然则，鸟皆会迷恋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感觉。因为，灵魂需要高高在上。“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”千万里迁徙，是候鸟代代相承的宿命。八月里来雁门开，雁儿脚上带霜来。谁又能知道，正飞过我头顶的这三只雁，是什么决定了它们南迁的第一次起飞？漫漫迁徙路，并非庄子笔下的“逍遥游”，其间无数次的起落，会不会曾如“春眠不觉晓”的我们，慵懒在床上，久久不愿起身？

我想起了生活在北极的藤壶鹅。为了躲避天敌，藤壶鹅将巢筑在120多米高的悬崖上。悬崖峭壁上光秃秃的，成年藤壶鹅不会喂养孵化出来的小藤壶鹅。为了活下去，小藤壶鹅只能在出生两三天后即冒死跳崖，寻找食物。刚出生的藤壶鹅没有坚硬的翅膀，没有翎羽，不会飞翔，它们从悬崖上跳下，等同一颗石子的跌落。事实上，藤壶鹅从蛋壳里露头，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。它们唯有无惧生死，纵身跃入一百二十多米的深谷，以求得一线生机。第一次的起飞，就可能成为血腥的落幕。这是每一只藤壶鹅的必由之路，也是所有鸟类中，最为悲壮的起落。

科学馆的橱窗里，一只只鸟伸展双翅支棱着，依然保持飞天的姿势。只是它们的羽毛失去了昔日的光泽，两眼已经混沌无神。许是它们的魂灵早已回归天宇，剩下的

仅仅是一个个空洞的皮囊罢了。它们头喙笔挺向前，脚蹼径直朝后，一副挣脱羁绊奋力飞翔的模样，却不可能像正飞临东洞庭湖的这群天鹅，阔大的双翅桨一般扇动。天鹅的鸣叫在巨大的天幕下酝酿回旋，声震九霄。待接近发亮的水泊，它们降低高度，盘旋一圈，在领头天鹅的带领下，翅膀呈水平伸展，一动也不动，纷纷俨然从无形的滑梯上溜下，在接近湖面的时候，双翅方轻轻扇动几下，脚蹼划起一路水花，优雅地降落到水面。

我不是一只鸟，无法体验鸟的忧乐。然而，无论是生死一跳的藤壶鹅，抑或万里辗转的候鸟；也不论不知春秋的蟋蟀，还是翱翔蓬蒿之间的学鸠与斥鴳，都令我肃然起敬。生灵各行其道，生命自有轨迹。自然之中，除却天空与地面，无谓高低。天体运转，四季轮回，是阳光普照大地山川，雨露滋润万物生长，不独为你，也不单为我。人到不了的地方，水可以；水到不了的地方，鸟可以；鸟到不了的地方，风可以；风到不了的地方，灵魂可以。没有灵魂到不了的地方，除非你的灵魂死了。

愿我们都拥有一颗自由的灵魂。

无论如何，我还是想化为一只鸟，一只随着季节更替不断迁徙的候鸟。秋风渐起的时候，我就启程，向着南方，穿过云霞，飞越河山。就这样，让我的岁月，哗哗流淌在旅途上。

遇到心仪的所在，我便降落，在那里虚度一些时光。可我仍要向着目的地飞翔，在蓝天下想唱就唱。凄风苦雨，迷失不了我的方向。我知道，总有一丛芳草满树新枝，等我在异乡，为我生发，也为我彷徨。

我要无所顾忌地在大地上漫步，在天空翱翔。当身边繁花似锦，我便该重回北方。我掠过江湖，俯瞰城乡，最欢喜与春风一道地老天荒。起起落落是我迁徙路上的常态，每一次落下，都是为了又一次张狂。也许，有一天，我的身影消失在迁徙的队伍里，你不用奇怪，不用悲伤。当你抬头瞭望，我的灵魂正站立于每一只飞翔的翅膀。

不必日行千里，不用冥思苦想，如果在东洞庭湖看一场鸟起鸟落，你就体验了人生的起落漫长。

因为，起起落落，便是人生。